

孔雀国，黑夜国，马锅头，雪神巫师，西域异人，野人部落，秀鹭，山蚂蚁，毒蜘蛛，巨狼，南姆山，天魔山，舍身崖，八万魔界……

原始古龙 / 白雪 / 著

西游 秘境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原始古龙 / 白雪 / 著



之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秘境之古道迷情/原始古龙,白雪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55-0627-2

I. ①西… II. ①原…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5468 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
方式使用。

西游秘境之古道迷情

作 者 原始古龙 白 雪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策划编辑 贾 鹏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627-2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引子

我心中的那份纠结，你告诉我吧，被大江冲走的那个时候，苍天你为什么又把我留在这个世界。很多个夜晚，我在远方的国度，我在婆罗门的庙里，一颗顿空的心还在思念着远方。

天一直下着雨，淅淅沥沥冲刷着古城，沿着青瓦一滴滴地滴到屋檐的石阶上。低矮的浓云紧紧地罩着古城，院里死一般的寂静，屋里的一位老妇人从堂屋里走到房廊低声喊道：“女儿起来吧，马帮很快就要上路了。”女儿走出房间来到房廊，那女子大大的眼睛，看着老妇人，眼光中充满了忧郁：“母亲，我走了，你要保重身体呀。”老妇人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女儿，你就要离开母亲，离开这座城，要去远方求学，其实一个女子，不应该有这份念想，可是你想做什么，母亲都依着你。”那女子依依不舍地抱着老妇人：“妈妈，其实我不想离开你，但我的心中总是有一份愿望，想走出这座城，到更远的城市里

去读书，去看世界。从小就在你的身边，听着你讲的故事长大，等我学成回来，会回到你身边或者接你出去看世界。”老妇人摇摇头叹了口气：“唉，女儿，你的孝心我知道，我不想离开这座老屋，我还要在这里等一个人回来。”

老妇人说着说着，听到院外有人在叫喊：“收拾停当了没有？马帮就要上路了，请你家小姐赶快上路了。”随即，院外一阵阵马蹄声音踏响了。女儿提着行李，依依不舍地拉着母亲的手，眼泪刷刷地从眼眶流到脸颊上，老妇人说：“出去吧女儿，到省城路远，你是女儿身，路上要多加小心。”女子放开老妇人的手，箭一般地冲出去。

天空又下起细细的小雨，沉闷的空气和着暗淡的灯影在堂屋里晃动。老妇人走进堂屋，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了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骑士，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脸上长满了腮胡。老妇人泪水浸满眼眶，手上的画慢慢模糊了，多年前发生的很多事，又从她的心中涌出。“唉，马锅头，你呀你呀在哪里？”老妇人凄切地低语着，“我们的女儿已经十八岁了，今天也离开我了，你地下有知吧？”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古道悠悠	1
第二章	穿越秘境	10
第三章	雪神巫师	25
第四章	野人部落	41
第五章	盛产宝石的国度	62
第六章	寻找宝藏	78
第七章	奇界魔障	90
第八章	方外寻药	115
第九章	黑色乌鸦	135
第十章	匡扶王子	148

第十一章	天山受命	158
第十二章	诸国联盟	173
第十三章	国王遇难	185
第十四章	黑乌鸦施法	203
第十五章	喋血魔界	214
第十六章	天山八尊	227
第十七章	伊拉大帝的教诲	237

第一章

古道悠悠

一座巨大的雪山横断了一段长长的路，一条长长的大江从远方奔腾而来。马队在古道上行进，马铃声回荡在山谷里。一个壮实的汉子大声对马队招呼着：“喂喂，我们就要到达前方的马店了，但是要穿过前面一片森林，森林里面有很多山蚂蝗，大家都把自己的裤脚袖口扎紧了，蒙上面纱，要不被蚂蝗蛰住会得疟疾的。”马队的伙计们听到“疟疾”二字，顿时恐惧起来。疟疾在当时是一种可怕的病、是一种瘟疫。马队停下来，人们忙碌着，准备穿越这死亡之林。休息片刻后，马队进入森林。

森林里吹着嗖嗖的阴风，浓密的参天大树，古道穿过密布

的荆棘。这片森林很广阔，方圆有几十里，人们极度恐惧，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这片森林里，马蹄踏碎了寂静的森林。那壮实的汉子就是马队的马锅头，他曾经穿越过许多死亡地带，又到过许多险恶的地段，可以说，他在马队里是经验丰富的。为了解除大家的紧张，壮汉吆喝起来，“我们唱一曲藏族的旋子行吗？”马队的成员常年奔跑在马道上，他们是漂泊的流浪者，对于音乐是十分敏感的。这个时候歌声对于他们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他们喜欢唱歌。马队伙计们根据旋子的旋律，用自己的语言谱成一首首高亢激扬的歌曲。他们喜欢唱大山，把古道的所有见闻编成歌词。高大的汉子领头唱起一首旋子歌曲，森林里回荡着汉子们的歌声，歌声洋溢着他们对古道的情怀，虽然歌声不是酒，但每一个人都陶醉了，自然他们就忘却了那一份被山蚂蝗蜇咬的恐惧心情。

高大的汉子纳日巴仑图十分清楚马队里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次危难之际，他总是用一种情调激起人们的情绪，用精神去战胜所有的困难。纳日巴仑图是这支马帮的头领，在马道上人们都称他为马锅头，由于他在马道上很有名气，他的传说家喻户晓，以至于人们把他的名字都淡忘了，马锅头成了马道上行侠仗义的代用名。

穿过森林，他们来到一个稀稀落落的村寨，村寨处于古道腹地。他们走进村子，村里很寂静，连个鸡鸣狗叫都听不到。他们沿着村落到了马店，壮汉高兴地叫道：“老板娘，我们又来了，快开门，怎么没听到我们的马蹄声吗？”

马店的门半掩着，院里的人似乎听不到壮汉的喊声，壮汉

掉头说：“怎么回事？每次我们来了，她都能听到我们的马蹄声，会站在门口迎接，今天怎么了？”壮汉觉得很奇怪，于是推开马店的门，走进院子。

院子里空荡无人，“喂喂”，那汉子用常用的语气喊道，“老板娘在吗？”依然没人回音。这时候，汉子心里感到一阵抽紧，对马队的成员说：“我想，这个村子一定出事了。快，大家赶紧去搜寻一下。”

马队的人四散去搜寻。不一会，马队的成员回来说：“奇怪，村子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这时，有个马队的成员急急忙忙跑回来对马锅头慌慌张张地说：“快快快，屋后躺着马店的老板，他快不行了，他已经奄奄一息。”大家一起奔向屋后，马锅头走近躺在蒿草中的马店老板，抱着他的头说：“兄弟，出什么事了？”那个喘着大气的男子，半晌才睁开眼睛，他瞪大眼睛，用迟疑的目光看着马锅头，整个身体还在发抖。他无力地伸出一只手，高高地抬起，断断续续地说道：“老挑担，昨天晚上，不知哪里来的一群土匪，窜进了村子，到了村子以后，他们四处掠夺，并把所有的女子作为玩物，肆意奸淫。有的小孩被他们杀死，很多壮汉被捆绑在村东侧广场的晾麦架上，他们把一堆堆干草点燃，活活把那些壮汉烧死了。当时我在楼上发现土匪已经进入我的马店，看到我们的女人阿拉木秋被土匪剥光了衣服，他们一个一个轮着玩弄她，像野兽一般的在她身上发泄。当时我心里怒火万丈，可是我是一个残废，我的抵抗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心爱的女人被这些土匪糟蹋，我却像一只绵羊，无力救她。

于是，我跑到高高的楼房上，从窗口跳下，以寻短见，因为我生不如死。”那男子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叙述了村子发生的这一幕。最后那驼背说：“老挑担，我走了，如果我们心爱的女人她死了，我会在阴间里面变成一个雄鬼，好好地让我们的女人照顾好的，如果我们心爱的女人没有死，你一定要把她找到，我就可以安心了。”说到这，他就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

马锅头难过地低下头：“兄弟，你走好。如果我们早一天到达这里，你们也不可能惨遭屠杀。”马锅头站起，朝着马队成员喊道：“他妈的，怎么回事？这帮土匪，你们这狗娘养的！你们好狠心，总有一天，我要报仇的，血债血偿！”他的眼睛湿润起来，眼里布满了血丝，满腔的怒火在他的心头燃烧起来。

马帮成员个个都攥紧了拳头，他们挨家挨户去寻找幸存的人。可是，每家屋里都空空荡荡的。农舍里都渗满血迹，屋里凌乱不堪，只见村落东边的粮场上，冒着黑烟，一行人奔了过去。

眼前的骇人情景把它们给惊呆了。只见，广场中央一堆大火还在燃烧，许多人像焦炭般地横倒在还燃着余烟的灰烬中，惨不忍睹。

这一幕凄惨的场景，让马帮伙计每个人的心都十分沉重和悲伤。土匪的残忍简直是令人发指。但他们很快发现，残缺不全、横尸布满的火堆里却没有一个女人的踪影。马锅头好像从噩梦中突然警觉起来，他说：“这帮土匪洗劫了整个村庄，带走了所有的妇女，不知道这些惨无人道的家伙是哪里来的？我

们一定要去拯救那些无辜的女人。大家听好，今晚，我们先到马店驻扎下来，等天亮了我们去寻找那些狗娘养的算账！我相信，老天爷是公道的，会让我们找到这些该天杀的土匪，为死去的人报仇”。

天渐渐黑了起来，马店的院落里生起了一堆大火，马锅头和大家围火而坐，谁都没有说话，气氛压抑得似铅块般凝重。大家默默地拿出了自带的干粮，一边烤着火，一边吃着。马锅头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悲哀，他失控地走向马匹，拿出酒囊，队员们也纷纷拿下自带的酒，郁闷地喝了起来。

夜深了，突然听到马店后的大树上猫头鹰鸣叫的声音一阵阵传来，并时不时听到野狼的嚎叫。马锅头突然站了起来：“快快，赶紧到广场上生起火堆，不要让野狼把那些残缺的尸体吃掉。”几个人紧赶着跑到广场生起火堆，把夜幕燃烧得铮亮，就好像为那些惨死的灵魂送行。那些饿急眼的野狼看到通红的火和拿着猎枪的人，再也不敢靠近。

马锅头的心十分沉重，他望着这一堆燃烧的火，随即想起了他的女人。多少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爱着的这位女人，今天不见了踪影，突然想起刚才驼背和他说的这些话，仿佛那一幕幕情景就在他的眼前出现，他所爱的女人被强盗蹂躏……他的心在流泪，冷峻的面孔上显得格外的悲伤。平时那些马帮伙计有说有笑，可今晚除了哀叹声都哑口无言了。他们清楚地记得每次过马店时，村民们都会相聚在这里，唱歌跳舞，可今晚……马队的每一个人心里注满的情感，一个个都在此情景下悄然消失。这些队员都曾在这里发生过故事，而每一个情景都装

在心中，马锅头的秉性和彪悍也会在这里宣泄。通常他们在篝火边一边喝酒，一边把自己所爱的女人叫到跟前，这些女人喜欢听马帮伙计们讲述他们跑马帮所遭遇的外部世界的故事。马帮伙计也会带一些小礼物给她们，比如木梳、银簪、玉镯等。这些女人宽容而温顺，篝火晚会结束后，她们都会邀约马帮的伙计们到野外事先搭建好的简陋的窝棚里，女人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献给自己所爱的那个人。马帮伙计中最活跃的分子就属阿里卡巴，他是马锅头的表弟。在没有走马镖的时候，阿里卡巴是村子里出名的歌手，他的身体很魁梧，他在这里所爱的女人像天仙般的美丽，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美玉。

马道虽然很长很长，但路上有很多村落和马店，但是他们现在所驻扎的这死一般的村寨，曾经在他们心中刻骨铭心，许多要解答的爱情、许多要深谈的情感都交织在心里。这个村寨是茶马古道著名的美人村，也许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能滋养女人，可以这样说，这里的每一个女人都美丽动人，而且有一股柔柔的温情。就在这时，阿里卡巴站了起来，打破了悲伤寂静。他高高举着双手喊叫起来：“我受不了，你们在哪里？有本事站出来，我要杀死你们！”他嘶喊的声音划破了静夜的长空，每一个人的愤怒和火光、酒精拧成了一股热流，激红了马锅头的脸膛。他仿佛看到那堆火里有几个影子在惨叫，那干燥的柴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就像那些被焚烧的人的惨叫声；又仿佛看到了马店的老板娘带着凄惨的神情向他迎来。马锅头心里有个声音在大喊：“她不可能死的，她肯定还活着。”他控制不住地喊了起来：“阿拉木秋你在哪里？只要你活着，

我一定要找到你。今晚本来是我们团圆的夜晚，我有多少话想和你说，有多少爱要给你，可是，你到底被土匪弄到哪里去了？”

夜深了，虽然大家情绪很不稳定，但是经过一天的奔波都很疲倦了，大家打起了鼾声。马锅头在女人的屋子里迷迷糊糊睡着了，他梦中看到他心爱的阿拉木秋向他跑来，他伸出双手急忙抱着她，好像闻到了这个女人的体味，马锅头激动起来。可就在这时，忽然听到驼背一声大叫：“你给阿拉木秋报仇呀！”马锅头一激灵醒了过来。醒来的马锅头再也睡不着了，他起来找了些干柴又点燃了火塘，他望着火呆呆地发愣。

天亮了，浓雾笼罩着村庄，马锅头和马队伙计含泪掩埋了尸体。马锅头说：“我们在这里暂住几天，我们留一部分又住在村里看管马匹货物，其余的跟我去寻找土匪，我们要为死去的人报仇。如果我们撒手不管那些被掳走的妇女，那就是丧尽天良。我们在马道上一直是以义取道的。”说完就叫阿里卡巴去安排。他对留守的伙计们说：“你们要当心，这里很复杂很危险，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货物马匹。”于是马锅头把抽出来的伙计分成三伙，分头去寻找匪巢和失踪的妇女。

马锅头他们这一小组，去北山那边寻找，他们走了一段看到前面的草地荒草被踩乱一片，马锅头说这肯定是土匪走过的痕迹。于是沿着踏踩的痕迹一路寻找下去，他们寻找的路途很艰险，他们翻过一道一道山梁，最后，来到北山前的草丛前，他们忽然闻到一股股血腥味，又看到几只秃鹫在空中盘旋，草丛里好像有动静。马锅头吩咐几个人当心，就听得“嗖”的一

声，几只豺狼从草丛里跑了出来。树上的秃鹫忽然飞了起来，一头扎进草丛，然后就看到它们叼着人的白骨飞了起来。“啊！不好，快去看看。”马锅头大声说。有两个伙计跑进高大的草丛里一看，吓得一边往回跑一边大叫起来：“大哥，你快看，这里有好多被杀的人的骨头。”马锅头一听大吃一惊：“啊！这帮土匪好残忍呢，难道把女人都给杀了？”这时只听阿里卡巴在不远处惊恐地大叫起来：“表哥，你快看，那棵高树上还吊着一个女人，全身赤裸裸的。”马帮伙计们上前赶紧放下那女人，马锅头一看赶紧脱下外套盖在女人身上。他一摸脉好像那人还活着，就叫一个伙计拿出水来给她喂了几口。过了一会那女人还是闭着眼睛，但嘴里喃喃地喊道：“求你了，求你了，你们饶了我吧，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依随你们。”马锅头用手摸了下她的头喊了声：“好烫！她在发烧。”那女人惊醒了。马锅头赶紧问：“你怎么会吊在这里，怎么就你一人？”那女人说：“他们把我们抓到这来，百般蹂躏，像野兽般糟蹋我们。有的人被活活糟蹋死，有的人想逃就被他们追上杀了，掏出五脏六腑。他们把我吊在这棵树上，说要秃鹫把我给啄食了，我已经在这被吊了两天两夜，看到同伴被杀被秃鹫野兽吃掉，我吓昏了，大哥你们可得为我们报仇呀。”说完女人就断了气。阿里卡巴一看眼睛充血跳着脚大骂起来：“你们这些该天杀的，我*你们八辈祖宗，我和你们拼了。”马锅头阻止他：“别喊了，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死尸给集中起来烧掉，省得让野兽和秃鹫吃了。”于是他们把尸骨集中在一起，点起火，大火熊熊地冒着黑烟。一切都是寂静的。这惨状使每

一个人都悲哀得一句话也说不出，马锅头一声不吭地带着这几个伙计往回走。马锅头心里悲痛欲绝，他知道阿拉木秋肯定也遭毒手了。她的样子此刻闪现在他眼前，这个刚硬的汉子竟然流下了眼泪。他叹了口气，伤心地想：“一切都随这一场大火消失了。阿拉木秋，你走了带走了我所有的爱。”这时，另外两路伙计也空手而归，他们向马锅头汇报了他们寻找的过程，一个人也看不到。马锅头说：“他们都被杀死了，这村子成了无人村。我们走吧。”阿里卡巴吆喝着伙计们牵着马上了古道。伙计们还没从悲伤中走出，他们一改常态，没有一个人说话，寂静的古道上只有马铃声。

第二章

穿越秘境

马锅头他们走了将近一个月，来到雪山脚下的一个城堡，这里正下着大雪，马道前后的路都堵了，前无进路后无退路，他们被迫驻扎在这个城堡里。

陡峭的雪山在城堡的不远处拔地而起，险峻又巍峨壮观，但是美丽银色的雪山时常会发生巨大雪崩，覆盖和侵入城堡。这里有个古老传说，说是雪山上住着雪妖，不知哪年哪月城堡里建起了雪神庙，每当冬季来临，人们总要到庙里祷告，久而久之，城堡里就诞生了著名的雪神巫师。他妖言惑众，但是人们面对雪崩造成的灾难，深信无疑地认为，雪山确实有雪妖的存在。于是，人们因恐惧的心理做祟，认为雪神巫师是神的化